

随笔苑

静夜听雨

曲树强

一

雨，是大自然的一场盛大演出，天空是它的舞台，大地是它的听众。每当乌云在天边聚集，仿佛是神秘的帷幕缓缓拉开，预示着雨即将登场了。

夜色如墨，雨声渐起。窗外的灯火在氤氲水汽中晕染成朦胧的光斑，仿佛时光也被这细密的雨滴浸润得缓慢而深沉。

我从小就喜欢雨天，喜欢在寂静的夜晚倾听雨滴降落在屋顶、地面或敲打窗户的声音。雨落在不同的地方发出不同的声响：雨落在屋顶上，“噼里啪啦”的声音似有千军万马奔来；雨击打在地面上，急促的“刷刷刷”声，意境悠远；雨滴在水面上，“叮咚叮咚”的声音像一曲美妙的音乐。雨的节奏时急时缓：急雨如激昂的乐章，让人感受到力量与激情；细雨则如舒缓的诗篇，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柔情与思绪。

听雨，是与岁月的私语，是与生命的对话，是一场心灵与大自然的绝妙交响。听雨的声音，一滴一滴累积起来，解压又舒适，这大概就是最美好的人生场景了吧。周遭的喧嚣神奇地被过滤掉了，只剩下那动听的旋律，寂静但绝不孤寂，声声入耳，滴滴入心。

二

年少的我喜欢在宁静的春夜倾听春雨的声音。春雨总是悄无声息地来。起初，只是零星的几点水滴，轻轻地落下来，像是轻柔的前奏，唤醒沉睡的大地。渐渐地，雨滴变得密集起来，形成了一道道连贯的雨线。它们急速坠落，与大地碰撞出清脆的声响，似密集的鼓点，敲打着世间万物。大地在雨中沐浴，尘埃被洗净，沉睡了一个冬天的花草树木在雨水的滋润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雨丝像一缕轻纱拂过窗棂，那时的雨是欢快的乐章，是青春的背景音。少年的我仿佛听到雨水中新芽破土的脆响，恍若天地在絮语着生命的初始，蓦然在心中种下希望的种子。“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懵懂欢喜，是生命初绽时的纯粹与热烈。这如诗意般的春雨啊，仿佛在无声地告诉我：人生当如春雨，不喧哗，却滋养万物；不张扬，却孕育生机。

夏夜的雨来得急速而激烈，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命运交响曲。雨声有急有缓，有幽有明，如琵琶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大雨滂沱，从乌黑的天幕上

倾盆而下，仿佛急着去赴一场盛宴，那种“哗啦哗啦”的声音，急促而有力，充满了力量感。青年时期的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站在窗前，望着漆黑的夜色，倾听着大雨冲刷大地的声音。雷鸣在远处翻滚，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仿佛大地舞台上的背景灯，即将开始一场精彩的表演。雨声时而如万马奔腾，时而如孤弦骤断，仿佛人生旅途中的风雨兼程。彼时的雨不再是温柔的抚慰，而是生活的拷问——它冲刷着大地，也冲刷着世间万物；它淹没小径，却也映照出远方的星辰。壮年听雨，是“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的孤勇，是在风雨中学会稳健行走的成长。此刻我方才醒悟：人生如夏雨，唯有在疾风骤雨中挺直脊梁，才能在雷霆中听见自己的心跳，在泥泞中走出自己的路。

三

秋雨带着寒意，像岁月褪去华服后的素颜。中年听雨，鬓角已染霜雪，心事却如阶前积水，泛起层层涟漪。雨滴落在屋顶的青瓦上，一声声，像是尘世的悲欢离合在低语。檐角垂下的雨线愈发稀疏，却每一滴都沉甸甸地坠入心湖，荡开一圈圈记忆的波纹。少年时的欢颜、青年时的奔波，此刻都化作阶前点滴，随夜风飘散。淅淅沥沥的细雨中，我仿佛看到光阴在秋夜的雨幕中一寸寸流逝。在人生的这个收获的季节里，秋雨让我产生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顿悟。人生如秋雨，寒凉中自有清冽，萧瑟里暗藏丰盈。生命不必追问得失，只需如秋雨般，将悲欢都化作滋养大地的甘露。

冬夜偶有微雨，细若游丝，轻似叹息。暮年听雨，炉中炭火渐熄，檐角冰凌未融，雨声与雪意交织成苍老的絮语。雨滴打在枯荷残叶上，沙沙作响，似时光在指尖簌簌流逝。在人生的这个季节，是“寒雨连江夜入吴”的从容，是历经世事沧桑后的超然。此时方知，人生如冬雨，看似淡薄，实则沉淀了四季的精华。

雨，是天地的诗行，是时光的注脚。“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雨声从不言语，却道尽人间沧桑。少年时珍藏欢喜，青年时直面风雨，中年时看淡浮沉，暮年时超然物外。而无论哪个人生阶段，雨声都在提醒着，人生如夜雨，凉意中有清醒，喧嚣后有宁静，寂灭处藏新生。

流年记

苦夏食苦

刘志坚

我是个容易苦夏的人，溽热的夏天全凭几味苦物提振食欲和精气神儿。

苦夏食苦，是祖父母教会我的。幼时，蝉鸣把日头拽得老长时，檐下的苦瓜藤已经顺着竹架爬满半面墙。深绿的叶片间，纺锤形的瓜身坠着，表皮隆起的疙瘩像被太阳晒出的疹子，摸上去带着点涩手的凉意。祖母说，天越热，这苦瓜就越该往饭桌上摆。

剖开苦瓜的瞬间，清苦的气息漫出来，混着案板上滚落的水珠，倒有几分解暑的意思。祖母从不把瓢去得太净，留着些淡红色的籽，说是苦得更地道。然后，切片加盐杀出水分，再经滚水焯过，下锅煸炒，苦瓜片滋滋响处，边缘很快泛出微黄，撒一小撮盐，再磕个土鸡蛋进去，蛋香裹着苦味腾起来，竟成了暑气里最勾人的馋。我总爱挑贴着锅底的那几片，被油浸得半软，苦意淡了些，有股清冽的回甘，咀嚼时口齿生津，像把井水含在了舌尖。

午后暑气最盛时，祖父会搬张竹椅坐进槐树荫里。他泡的苦丁茶从不放凉，就爱趁滚烫时喝。玻璃杯里蜷曲的苦丁叶舒展开来，水色黄得透亮。“苦夏就得吃点苦”，他呷一口，喉结动了动，“不然燥气积在心里，比天还热。”有时，他也会捏一小把莲心掺进去，那些青绿色的细芽沉在杯底，泡出的水带着尖锐的苦，他却喝得更急，说这苦能“扎醒”昏沉的脑袋。茶叶在他嘴里嚼得咯吱响，苦得他眯起眼，眼角的皱纹里堆着阳光，倒像是品出了什么甜。

我试着啜了几口，咬牙皱眉过后，竟再也离不开这清苦的茶汤，一喝就是几十年。

那天，路过巷口的修鞋摊，见老师傅守着一台老旧的补鞋机打盹。他脚边的马扎上放着个搪瓷缸，里面的茶水浓得发黑，几片茶叶沉在缸底，显然续了好几回水。日头晒得他的胳膊黧黑发亮，额角的汗顺着皱纹往下淌，滴在磨得发亮的帆布围裙上。有人来修鞋，他直起身，接过鞋子时手指在鞋帮上捏了捏，动作熟稔得像在抚摸自家的农具。等递回修好的鞋，他会端起搪瓷缸猛灌一口，喉结上下滑动，那口茶汤咽下去，仿佛就压下了整个午后的热浪。定睛之后我发现，他茶缸里也漂着几粒青绿色的莲子心，想来是同好，那些苦物儿也被他视作解暑的珍宝，在水里泡出了苦味的清凉。

暮色漫过窗口时，餐桌上的苦瓜炒蛋还冒着热气。我把半温的苦丁茶倒进玻璃杯，茶汤在灯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杯底沉着几粒莲子心，像撒了把碎玉。远处的蝉鸣声渐渐低了，风从敞开的门里溜进来，带着墙根下薄荷的凉。忽然明白，苦夏食苦，原是给燥热找了个出口，苦过之后，舌尖泛起的甜润，才是夏天最真切的滋味。

诗歌港

战旗

郁蔚

当南昌城头那声霹雳
在血染的胎衣中炸响
一杆枪刺破长夜
用火种为大地重新署名

当雪山草地将身影拉长
草鞋在星图里刻下里程
冰河沉入战士的梦境
篝火灼烫着黎明的信封

当黄河卷起咆哮的战歌
青纱帐埋伏待发的雷霆
母亲把棉衣缝了又缝
月光下尽是铁流奔腾

当硝烟散作天边云阵
界碑在肩头矗立成峰
钢枪与麦穗挽起臂膀
每一寸疆土都蓄满春风

洪水中的背脊垒成堤坝
烈焰里的脚步踏平险峰
迷彩怀抱安睡的婴儿
帽徽上不熄温暖的星

看！那飘扬的战旗
是大地奔涌的血脉
是苍穹不倦的翅膀
是静好岁月深处
永远回荡的战歌
是人民呼唤子弟兵的姓名

军号

陆汉洲

铜铸的号角，淬过火的
融进了战士的血脉
起床号如破晓的利箭
将暗夜洞穿
熄灯号如同夜幕下传递的密语
守护国土家园
紧急集合号像电闪雷鸣
瞬间令战士热血奔涌
将使命担当扛在肩上

嘹亮的军号
燃烧着战士别样的赤诚
流淌着战士崇高的信仰
当冲锋号击破硝烟
出膛的每一颗枪弹
弹无虚发
坠地的弹壳
骤然成了焦土上烫红的勋章

嘹亮的军号
早已融入军民鱼水之情
营区外的乡亲们
习惯于熟悉的军号声中
劳作和生活
每当夜幕降临
熄灯号响过
他们也安然进入梦乡